

第十四章 心头郁郁唯情醇(五)



张伯驹十五讲

作者 张恩岭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

(接上期)

“文革”中，上级要张伯驹写“交代”。张伯驹自然要交代与宋振庭的关系，于是他写了两条，第一条一句话：“他说我不懂政治，要帮助我。”第二条两句话：“宋振庭说我不是搞政治的，是才子名士、统战对象，我认为是知己。其实，才子名士是文化革命对象。”这两条“交代”说明什么呢？一是说明宋振庭的确把张伯驹当成了党外朋友、民主人士，同时也可看到他们确实是知己，感情很深，宋振庭在处处帮助他、保护他；二是不承认自己是才子名士，认为才子名士是革命对象、阶级敌人，而宋振庭把自己看成是才子名士，不就是说他包庇了革命对象吗？这两条“交代”岂不给宋振庭帮了倒忙？张伯驹果然是实话实说，毫无心机。

“文革”以后，宋振庭被调到中央党校工作，来到了北京。他仍然没有忘记他的老师和朋友张伯驹，有一年冬天，宋振庭由刘景录陪着来到后海南沿张伯驹家中看望他。室内陈设简陋，客人坐在凳子上，屋内生着炉子，烟熏火燎。但张伯驹却言谈自若，没有丝毫的失落感，一副平和、恬淡的神色，不俗不恶不卑的节操和人格魅力，尽显其中。

还有一件事，也足以看出张伯驹对宋振庭的特殊感情。张伯驹有一个在天津工作的朋友叫张牧石，是诗词家、票友，也是知名的治印家。有一年张伯驹给张牧石写信，信中说：“又，吉林省宣传部长宋振庭闻我言，北方治印家惟君第一。欲得弟台治印二方。此人雅为党人，乃我道中人，与我交好甚笃。治印二方：一‘宋振庭印’，一‘长白山氏’。名为白文，号为朱文，必然得心应手也。”在这封信中，张伯驹对宋振庭的感情、评价以及宋振庭的文人风趣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，他们的关系是如此深厚。

张伯驹去世以后，宋振庭送上一副挽联：

爱国家，爱民族，费尽心血，一生为文化，不惜身家性命；

重道义，重友谊，冰雪肝胆，贵志念一统，豪气万古凌霄。

这一挽联可以说是说透了张伯驹的一生和为人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《张伯驹书画集》整理出版，宋振庭欣然为画集作“序”，他在序中说：“当这本画集能出版的时候，我心里除了怀念伯老以外，我更怀念陈毅、张茜同志，我只想说一句话，陈老总：我总算做完了你交给我办的一件事——为实现你的好朋友张、潘二先生的夙愿，为出版这个画集，做了一点点我该做的事。”

“海棠留梦”张牧石

张伯驹有一帧照片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他晚年那张抱猫图。张伯驹坐在沙发上，显得超然、安详、率真，他抱着一只雪白的波斯猫，那猫也温顺地依偎在主人怀里。他身后站着的那个高挑身材、文质彬彬、戴着眼镜的中年人，就是张牧石，是张伯驹晚年词作、看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位朋友，但这位朋友比张伯驹小整整30岁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忘年交。

张牧石，1928年生，字介庵，号邱园，天津人，天津商学院法律系毕业，早年从寿石工先生研习书法、篆刻、倚声诸艺。除了专业技术外，又辅之以京剧、曲艺、舞蹈、武技。晚年曾为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书协会员、天津文史馆馆员。而张伯驹对张牧石最看重的技艺则是诗词和金石治印。张伯驹晚年常用的印章就多出自张牧石之手，并说天津的张牧石与上海的陈巨来是中国当时篆刻界的“南陈北张”，同时，又称张牧石为“牧石词家”，并推介给章士钊、龙榆生、夏承焘、叶恭绰、唐圭璋等人，相交互为酬唱。由此可见张伯驹对张牧石的赏识。

张伯驹认识张牧石始于1952年，那一年初秋，张伯驹在北京主持成立了庚寅词社，与天津的梦碧词社开展了雅集活动。牡丹花开时，梦碧词社的同仁赴京赏牡丹，海棠花开时，北京的同仁则去天津赏花。在这种往来中，张伯驹发现了张牧石的才华，非常赏识，就开始了书信往来。但张伯驹与张牧石交往最频繁的时期还是在张伯驹晚年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每年海棠花开时节，张伯驹必去天津看花。白天逛公园，晚上就住在张牧石家。那时候张牧石家住房狭窄，张伯驹就在他的单人床边上接一块木板，与朋友同榻而眠，与张牧石畅谈诗词书画，尽兴之后就酣然入睡。有时张伯驹和夫人一块儿去，张牧石就在一间房子里拉上一个床单隔开住。就是这样极为拥挤狭小的空间，张伯驹不但没有嫌弃、不习惯，反而感觉非常舒适。

有一年张伯驹又来天津，先去张牧石家，下了火车，坐上公交车，到站下车后，一摸口袋，钱包被人偷了。他悻悻地来到张牧石家。当时，他身穿一套毛料衣服，头戴鸭舌帽，在那个年代，这身打扮十分招眼。虽然没钱了，但住在张牧石家开销一切照旧，张牧石夫妇只好强撑门面，尽力维持张伯驹的一切吃喝用项，而张伯驹好似一切都很自然地接受了。过了几天，张伯驹回到北京后，却把所有在天津的花销寄过来了，张牧石夫妇非常感慨，张牧石说，张伯驹是真正有赤子之心的人啊！

张伯驹每次到天津，天津的诗词界、书画界和演艺界的朋友也都到张牧石家与张伯驹聚会。来者除了谈艺外多求张伯驹书画留念，他是有求必应，有的求画梅兰竹菊或其他文人画小幅，有的求以自己名字作的联语。晚饭后，张伯驹则与张牧石、寇梦碧、陈机锋等人打诗钟，多年作的诗钟数以千计，后来就集成一册，名为《七二钟声》。

1978年春天，张伯驹又一次到天津看海棠，正赶上张牧石51岁生日，张伯驹即兴填了一首《卜算子》：

戊午暮春初八日，李氏园看海棠正半开，值牧石词家五十晋一寿。

节到海棠天，有客迎三径。酒浅能教意更深，乐事添清兴。

恰是半开时，向晚风初定。春色无边去又来，人与花同命。

张伯驹还手书过一副嵌名联给张牧石：“牧野鹰扬开地阔，石头虎踞望天低。”不仅把“牧石”二字拆

开巧妙地各嵌入上下联，而且对仗工稳，意义非凡，气魄极大。

最后，还是交代一下张伯驹所抱的那只纯白的波斯猫的来历吧，这只猫其实是张牧石的女儿张秀颖的宠物，是张牧石动员女儿送给了张伯驹的。

那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，张伯驹从东北回到北京不久，张秀颖还是个天真的小姑娘。离她家不远处住着一位宁波老太太，人送雅号“猫奶奶”。那一年猫奶奶弄到一只雪白的正怀着小猫的纯种波斯猫，张秀颖就央求猫奶奶到时候送她一只，猫奶奶爽快地答应了。于是，秀颖就天天盼呀盼呀，终于有一天母猫生了3只小猫，秀颖赶紧选了一只最漂亮的。因怕被别人拿走，小猫还没有断奶，秀颖就把它抱回家了。从此，小姑娘每天都把小猫揣在怀里，定时4趟去猫奶奶家，让小猫吃奶，她去上学时就由父亲替她将小猫送去吃奶。就这样风雨无阻一个多月，小猫渐渐断奶，也长大了，白嘟嘟的，活泼可爱，成了小姑娘心上的宝贝。

突然有一天，父亲和女儿商量，想把这只小猫送给远在北京的张伯驹爷爷，说张爷爷可喜欢猫了。张秀颖一听可真是万般不舍，但又想到张爷爷每次来天津都给她带巧克力（那时候很少有巧克力吃），还是点点头答应了。

张牧石高兴极了，立即买了火车票，带着女儿，抱着这只可爱的波斯猫去北京了……



张伯驹与张牧石(右)合影

张伯驹去世后，张牧石写了两首绝句挽之，其中一首云：

残泪依稀泪梦痕，海棠时节又黄昏。

剩春从此应难展，恻恻风光李氏园。

2011年，张牧石已经83岁，在生命的暮年，他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开始撰写《张伯驹先生轶事》，约20则。在雅致的十竹斋水印花笺上徐徐书写，一页页带着浓浓书卷气的信笺，满含着对张伯驹的深情，也向世人描绘了自己心中老友张伯驹的形象：直率，旷达，高雅，富不骄、贫能安，临危不惧，宠辱不惊，似童子天真嬉笑，又深藏文人赤子之心，真乃千古一高士也。

(未完待续)